

第二十九回 傳警報外甥逢舅氏 懲不肖阿姊似嚴親

話說眾人看這條幅，畫著一灣流水，有些落花芳草，兩個蝴蝶，一上一下的飛舞，畫得秀媚非常，墨卿贊道，「兼工帶寫，儂壽平、徐熙台為一手。」文卿對寶珠道：「你畫得出麼？」寶珠搖搖頭。張山人道：「他不過不及我老道，還覺得比我秀媚些。」再看題的詞是：

陽春有腳，流年似水，一片閒情，空惹紅悲綠怨。花開花謝，年年枝頭香夢。草際微風，幻相莊生變，韶華如夢無滋味。我欲尋春入洞天，灑盡了胭脂淚。

眾人大贊。張山人笑道：「老夫搜盡枯腸，諸兄莫笑，這個就算拋磚，來引諸君珠玉。」眾人道：「真是珠玉在前，我們如何落筆呢？」張山人道：「不必太謙！」眾人你推我讓，推到許文卿，文卿對寶珠道：「你先來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輪到我呢？還是諸位年兄先請。」文卿道：「都是要做的，就先寫出何妨？偏你游游移移，令人不爽快。」又冷笑一聲道：「我的言語，你是不肯聽的？」

寶珠又不敢駁回，心裡不樂，低下頭去。張山人忙笑道：「松世兄，你就先來。」文卿這麼說著，寶珠滿懷委曲，只得信筆就寫。有個家人上來回道：「請少爺回去。」寶珠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家人道：「沒有甚大事。」寶珠道：「誰教你來的？」家人道：「是大小姐傳話出來的。」寶珠見說姐姐來叫，就有些慌張，起身告別。

桂榮兄弟那裡肯放？張山人等也是苦留。寶珠不肯，眾人執意不放，寶珠只得實說道：「家姊呼喚，萬不能不回去的！」墨卿道：「放他回去罷，你們可別累他受罪！」張山人點點頭。文卿笑道：「墨卿明日倒是受不了的罪呢！令正在家，先拿兄弟煉煉工夫，手頭才快呢！」墨卿笑道：「你威風別使盡了，你不能永不訂親。有這一天，教你如我就是了。」椿榮道：「文卿選到今日，到底要揀個什麼美人？」

文卿大笑，寶珠臉一紅，一言不發。桂榮道：「你也將這《梁州序》題成功，再會也不遲。」文卿道，「這話不錯，不能題一半擱下來，也沒有這等忙法。」寶珠奮筆疾書，寫成看了一遍，遞與張山人道：「沒有思索，不知說些什麼，請老先生改正。」張山人道：「休得過謙。」因朗誦道：

朝霞一色，春風半面，幾處落紅庭院。良辰美景，空教蝴蝶雙飛。六朝金粉，三月煙花，過眼休輕賤。花飛莫遣隨流水，芳草天涯未歸，灑盡了胭脂淚！

張山人拍案叫絕，眾人贊不絕聲。張山人又念兩遍，忽然看看寶珠，又看看文卿，不覺長歎一聲。寶珠雙蛾微鎖，低首無言，眾人不解，也不好問。寶珠同眾人作辭，眾人起身要送，寶珠攔住，桂榮弟兄說道：「客不送客，我們愚弟兄代送罷。」眾人都約寶珠晚間早來，寶珠答應，又推住椿榮道：「二哥請陪客。」就同桂榮出書房，到前廳叫了兩個兄弟，一齊謝了桂榮，桂榮再三相訂晚間必來的話。

才到廳口，見執帖領了李榮書進來，寶珠等搶步上前請安，李公笑嘻嘻的拉住了，道：「來遲了。」桂榮道：「小姪生日，還勞年伯的大駕。」李公道：「好說。」就踱進來。寶珠等也只得在後，跟隨李公上廳，祝了壽，桂榮讓他上炕，李公盤腿坐下，笑道：「我真來晚了，面也趕不上吃。你們這意思，吃過面倒要走了？」

寶珠道：「姐姐著人來喚，不知有甚麼事呢。」李公笑道：「別要理他。有話講，就說陪舅舅的，他敢不依，舅舅把兩根鬍子同他拚了！」說罷，仰天大笑，又同桂榮周旋一番。桂榮道：「年伯，晚間賞個光罷？」李公道：「謝謝，改日再擾，今天還有點小事。」桂榮道：「張山人在書房裡，年伯何不會會？」車公道：「我也不見他了，而且不能久坐，一會就要去了。」寶珠道：「舅舅忙什麼？」

李公道：「我剛才在德二老那裡，聽得海疆信息不佳，又告急到京。他忙得什麼似的，到內閣裡去了。」桂榮道：「年伯可知道些情形麼？」李公道：「也不甚清楚，德二老還沒有見著本章，但聽說和親王大敗，元旦就被人偷了營去。」寶珠道：「這是前天就有信的。」李公道：「至今沒有打個勝仗，連日天天有報，沿海一帶，遍地是賊，又失了兩處城池，和親王退守省城，圍得水泄不通，不知如何是好呢！」桂榮道：「親王過於仁厚，不是個將帥之才。」李公道：「可不是。」談了幾句。

吃了茶起身，寶珠也告辭了，一同上車，桂榮作了一揖。寶珠同李公分手回家，帶著兄弟，先進夫人上房，走了一遭，又到寶林房裡，叫了一聲姐姐。寶林哼了一聲，不言語。寶珠見姐姐生氣，就站著伺候，不敢坐下。寶林道：「蕃兒出去，沒有你的事。筠兒，替我跪下來！」松筠站立不動，寶珠只得代辯道：「他今天沒有犯法，姐姐為何生氣？」

寶林桌子一拍，道：「湖塗東西！你還敢替他辯麼？連你也討沒意思呢！」罵得寶珠閉口無言。寶林道：「松筠！你跪不跪？」松筠只得跪下。寶林道：「你昨日晚上，很使威風！」寶珠聽了，才知道是為的昨日的事，倒替兄弟耽心。寶林又問道：「你昨晚在姑蘇會館麼？」松筠不敢開言。

寶林喝道：「怎麼不言語！」松筠道：「去是去的，不過打了幾個燈謎就走的。」寶林道：「打燈謎罷了，誰叫你打人呢？」松筠道：「沒有這事。姐姐聽了誰的話？」寶珠道：「傳來的言語不足信，姐姐，不可輕忽，如今筠兒倒不很放肆了。」寶林冷笑道：「仗著你這糊塗蟲的哥子，鬧出亂子來，你還不知道呢！現在人家鬧上門來，你真是在夢裡呢！」

寶珠詫異道：「誰敢有這膽子鬧上門來？」寶林啐了一口道：「人家被你兄弟打壞了，難道還不敢上門來？當真你是個都御史，人只怕你呢！」寶珠不敢做聲。寶林道：「門上進來回話，吞吞吐吐，但說朱詹事家兩位少爺要見你，彩雲出去說：『少爺到桂大人家去，難道你們門上不知道？』門上說：『原是把這話回去，無奈他不肯去。』彩雲問他有什麼要事，門上又不敢說。彩雲再三問他，才說朱家被筠兒打傷眼睛，要瞎了，等你回來告訴。彩雲進來，一長一短的回我，我聽見又氣又恨，只得傳話出去，請帳房裡王老爺見他。卻好崇年伯也在這裡，好容易才說開，把他勸走了，你道可恨麼！」

寶珠聽了，心中不快，道：「怎麼動手就打人？是甚意思呢？」寶林道：「這要問他！」遂喝道：「你好好直講，與你有益多著呢！」寶珠也說道：「姐姐問你，不說也過不去。你難道不知利害麼？」松筠只得將昨晚的話，略說與他聽。寶林道：「你好好直講，與你有益多著呢！」

道，「人家欺負你，我們也不依，你何不回來告訴我？我自自然著你哥哥去同他家講理。你如今把人打壞了，還有什麼說的呢？況你也不是受人欺負的。我也不同你多講。」吩咐小丫環取家法，喚幾個粗使僕婦進來。

寶珠代求道：「筠兒是真不好，打是不可少的，請姐姐打幾個手板罷。人也大了，求姐姐留他一點面子！」寶林道：「手板是該打，你這個失察的罪名，就算了不成？」寶珠低了頭，不敢再說。

少時，僕婦進來，寶林柳眉微豎，杏臉含嗔，喝道：「著實的重打！」眾僕婦上前，把松筠按在凳上，彩雲上來動手，打了幾十下。松筠在寶林面前，一毫不敢撒野，口裡哭著求饒。寶珠也替他討情，寶林不肯，又打了幾下，經寶珠苦勸，方才放了，還說要鎖起來。寶珠又勸，吩咐囚在書房裡，仍然不許出門。

寶珠扶了兄弟出去，送他到前邊，勸勉幾句，安慰一番，仍進寶林房裡，恐怕姐姐生氣，陪著閒談。寶林問道：「我著人去叫你，怎麼這一會才來呢？」寶珠道：「剛才出門，就遇見舅舅，又跟進去談談。我怕姐姐性急，連舅舅叫我同到內閣我都沒有肯去。」寶林道：「舅舅到內閣，有什麼事？」寶珠道：「打聽苗疆信息，說是不甚好。」

寶林道：「你聽說怎樣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也沒聽見，只聽舅舅說的和親王從大年初被江賊偷了營去，至今沒打個勝仗。如今沿海盡是賊，又失了兩處城池，和親王退保省城，又告急到京來了。」寶林道：「沒個有用的人去，如何平定呢？」寶珠道：「滿朝的人，也不知誰有真實本領。」寶林道：「娘知道這事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寶林道：「我們娘房裡坐坐去。」寶珠道可，遂隨了姐姐，到夫人房中坐下，就將剛才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夫人頗為害怕道：「我們此地沒事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遠多著呢！」夫人道：「你也該去內閣問問消息。」寶林道：「少刻著人去問聲舅舅就知道了。」金子進來道：「門上來回：桂大人請過兩次了，定請三位少爺吃晚酒呢。」寶珠不開口，目視寶林，見姐姐臉沉沉的，就回道：「吩咐門上回他去罷。」寶林起身，寶珠也進房。門上又回：「桂府來請。」寶珠出來，同夫人商議，就說夫人的意思教去的，著金子進來同寶林說。

停一回，金子回房，搖搖頭道：「去不成，不答應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怎麼說的？是你說得不好，你該說太太叫去的！」夫人道：「當真不許去麼？是我的意思。」金子道：「說過了，不行呀！」寶珠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再去同彩姐姐商量，請他說一句，倒可以答應。」金子嘻嘻的笑道：「不要忙，好容易說通了，放心去罷！」寶珠笑道：「你好！」金子道：「別要怪我了。」

寶珠也不開言，轉身進房，換了衣服出來，上車到桂府，天已晚了。上花廳見張山人等都在內，大家讓坐。桂榮道：「二位令弟怎麼不來？」寶珠道：「天晚了，家母不放心。」

少刻主人請客上席。寶珠道：「潘年兄呢？」桂榮道：「先前令母舅的話，我進來說了，他不放心尊大人，到內閣聽信去了。」寶珠點頭。席上也行了些令，直飲到二更後方散。

次日，寶珠進衙門，聽見頗有人傳說海疆之事，人心有些慌亂。寶珠打聽的實，也覺耽心，就到內閣問信。見皇上有旨，傳諭各官，陳言滅寇方略，也同前回一樣，不论文武，都許進言。寶珠回家，思想一會，吩咐紫雲，取過筆硯，不知寫些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